

中国

新时期

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中)

主编 孔范今 施战军
编选 路晓冰

中国文学研究资料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

中国

新时期

文学思潮研究资料(中)

主编 孔范今
施战军
编选 路晓冰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甲种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总主编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新时期文学思潮研究资料. 中 / 孔范今, 施战军
主编; 路晓冰编选.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6.4

(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 甲种 / 孔范今,
雷达, 吴义勤, 施战军主编)

ISBN 7 - 5329 - 2424 - 6

I. 中… II. ①孔…②施…③路… III. 文学思潮
— 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608 号

目 录

新的构建 新的超越	李 飏 (001)
面对文学试验的时代	冯骥才 (004)
告别一九八六	吴 亮 (008)
旋转的文坛	
——“现实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研讨会纪要	李兆忠 (022)
先锋：形式乎？情感乎？	蒋原伦 (034)
博尔赫斯与中国当代小说	张新颖 (037)
无望的救赎	
——论先锋派从形式向“历史”的转化	陈晓明 (046)
论格非、苏童、余华与术数文化	胡河清 (062)
文学身体学	谢有顺 (074)
先锋文学、先锋批评在当代	杨 扬 (097)
先锋写作：方位调整与精神新生	施战军 (105)
极端的代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新潮小说观念革命之反思	
.....	吴义勤 (110)
面对一个文化现象的思考	
——论新时期小说中的性意识	贺绍俊 潘凯雄 (132)
情与欲的对立	
——当代小说中的精神文化现象	蔡 翔 (142)

新时期文学的主潮 刘再复 (155)

小说家言

——在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王 蒙 (164)

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

——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 雷 达 (170)

人道主义与自我实现

——略谈新时期文学的两大主题 吴若增 (189)

文学新思潮的主要审美特征与表现形态 宋耀良 (195)

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以后 阳 雨 (206)

文学：失去了什么 刘 水 (213)

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 谢 冕 (222)

作家队伍的分化与重构 朱向前 (237)

空心的文学

——关于新时期文学的白皮书 朱大可 (241)

民间的还原

——“文革”后文学史某种走向的解释 陈思和 (261)

探究生存本相 展示原色魄力

——论近期一些小说审美意识的新变 雷 达 (276)

近期小说的后现实主义倾向 王 干 (284)

生存本相的勘探与失落

——新写实小说得失论 张 韧 (295)

关于“新写实小说” 洁 泯 (302)

新写实主义：叙事的幻觉 南 帆 (305)

新写实主义小说对西方美学观念和方法的借鉴 丁 帆 徐兆淮 (320)

反抗危机：论“新写实” 陈晓明 (334)

无奈的现实和无奈的小说

——也谈“新写实” 刘 纳 (354)

走向庸常

——对“新写实主义”的进一步解读与反思 曹文轩 (368)

新时期文学的转型

- 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谢冕 (387)
- “新时期终结”与新的文学课题 陈晓明 (390)
- 后新时期, 纯文学的命运及其他 陈骏涛 (394)
- 一个新的提法
- 关于“后新时期文学” 宋遂良 (397)
- 百无聊赖的“后批评”
- 也谈“后新时期文学” 李庆西 (400)
- “新状态文学”三人谈 王干 张颐武 张未民 (404)
- 命名的“情结”
- “新状态文学”论争议 朱立元 (420)

论“都市文学”的出现及前景 林为进 (432)

城市化进程与文学审美方式的变化

- 二〇〇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在浦东新区艺术中心的演讲
..... 杨扬 (441)

历史颓败的寓言

- 当代小说中的“后历史主义”意向 陈晓明 (448)
- 十年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潮回顾 张清华 (468)

反思·回归·奋斗

- 近年知青题材小说漫评 费振刚 方克强 (488)
- 论知青作家的群体意识 郭小东 (503)

新的构建 新的超越

李 劫

当新时期文学从历史沉思步入文化探索后，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也就悄悄地滋生了。这种新的时代精神的历史指向不仅仅停留在社会政治的层面上，而且深入到了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

这种对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思考和更新，分别体现在两个方面的努力上。一方面是对传统的怀疑和批判，一方面是对未来的展示和憧憬。似乎是一个巧合，继《小鲍庄》展示了一个愚昧麻木的生存空间之后，《爸爸爸》向人们推出了另一个混沌凝重的生存空间。后者比前者更为古老，更为原始，如果说前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那么后者则是传统的传统。它仿佛是一个漫不经心的调侃，把人们逼到了诸如“我们到底从哪儿来”“我们究竟是谁”之类的死角。对此，自以往的“商州系列”小说和“葛川江系列”小说及《棋王》之后，一九八五年发表的“异乡异闻系列”小说，《老井》、《商州世事》、《黄泥小屋》等等分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各个不同的侧面做出了自己的探索。这种探索不是清闲地把玩古董，而是极其严肃甚至是极为艰苦的追求。这批年轻的作家在被历史发展所迷糊的时空里沿着黄河上溯，顺着山川跋涉，带着他们这一代的科学文化，带着他们这一代的现代意识，寻找更新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途径。与寻找更新途径同时，一九八五年出现的另一批小说程度不同地呈现出一种对未来的憧憬。这种憧憬有时隐匿在一个孩子对一只《透明的红萝卜》的感觉里，有时表现在对一个《金发婴儿》如何被杀的悲述中，有时形成一团奇异的《球状闪电》，有时化作一片自由的《蓝天碧海》，有时是一个《悬挂的绿苹果》……这些小说常常通过某种美好的东西被传统势力压抑而得不到伸

展，表现出一种深深的忧患，从而通过对现实的这种感情映照出作者所憧憬的未来。在这里，时代精神不是体现为现代意识观照下的文化溯源，而是直接闪烁出了现代意识本身的光芒。这光芒不但涉及从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的历史沿革，而且蕴含着从价值观念到文学观念的内在变化。也即是说，新的时代精神不仅涵盖着民族文明的更新，而且意味着对文学本身的重新思考。

丰富了时代精神又增强了文学意识的一九八五年小说创作，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引人注目的是叙事结构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有的像一副折板，有的像一条河流，有的仿佛是转瞬即逝的感觉组合，有的似乎像千古恒定的嶙峋山岩，有的随意写得像《大河》一样匆匆忙忙，有的又故意写得如同《一天》那般琐碎唠叨，有时用奇特的感觉编织小说世界，有时又在小说里像绘画那样尝试色块平涂……一九八五年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这种新意迭出，打破了封闭单一的艺术空间，也改变了人们长期不变的欣赏习惯，而结果导致的，则是审美心理的大幅度调节。时代精神在此表现成了艺术更新。

一九八五年小说呈现出的这场艺术更新，使人们的审美心理如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一样，从一种封闭型状态走向了开放型状态。以往的小说美学几乎是死吊在诸如故事性、情节性、因果联系、大团圆结局之类的单向直线的老树上，一九八五年的一些小说创作突然发现，不仅故事情节可以淡化、因果联系可以打破、即便是所谓的结局似乎也可以省略。这样的创作实践证明，人们的审美心理与思维方式同样都是双向同构的。正如在一个弯曲空间里从任何一点出发向前最终都会回到出发点一样，作家从任何一个审美感觉出发都可以得到他的小说结构。因为审美心理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公式定理，而是多层次多功能的网络世界。

一九八五年小说带来的新意，不仅对于新时期文学是一个重大的进展，而且即使在自五四迄今的中国新文学史上都具有开拓性的意义。比如五四时期的文学也强调过个性，但那时更需要解放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和苦难的中华民族，因为后者比前者更具有历史紧迫性。但一九八五年小说中出现的个性意识，却正好是在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更新民族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换句话说，中国的二十世纪文学在其文学思潮意义上，就将从一九八五年小说创作所做出的这种审美心理的新构建开

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这样认为，一九八五年的小说创作将成为一个新的历史起点。它结束了新时期文学对五四的回归，从而开始了对五四的某种超越。

（原载 1986 年 2 月 3 日《文汇报》）

面对文学试验的时代

冯骥才

挑战是作家的天性。无论对生活对艺术还是对自己。无论谁，如果不再感到不再碰到不再发起挑战，他就虽生犹死；死去的作家如果还在受活人的挑战，它就虽死犹生。

没有挑战才是文学真正的悲哀。

因此——为此，文学前进的征象，便是不断遇到挑战。多年来，我们文学对自身的挑战，从来没有像今天来得这样急迫尖锐彻底无情。于是众说纷纭。或说进步或说倒退或说胡闹或说濒临危机。不管喜怒哀乐惊愤愁，情绪不能做事物的注脚，只能做事物的哈哈镜。它首先是一种存在，一种生机勃勃的存在。它逼迫批评界装聋作哑全不成。闭上眼不看，睁开眼还在眼前。只能正视它，正面做出解答。

正如当代人需要理解。文学也需要理解。蜕掉原有模式和规范的文学，更需要新的准确的有说服力的解释。一种宏观上的新解释。

到底怎样解释这一两年所谓的“新潮小说”引起的令人眼花缭乱的變化？我说，是进入一个文学试验的时代。

曾经，我们大家好像只爬一个大梯子。上上下下挤满人，高高低低又自然分明。今天好像换了一种玩法。每人都爬自己一个梯子。梯子的式样结构都不同，看不出谁高谁低，甚至有人不用梯子，用凳子用砖块用绳子用轮子或者干脆不向上而向下刨坑打洞或者腾云驾雾翻跟头当孙猴。你认为这么干才对，我偏不这么干。这早不是在样式形式方式上要花招使法术布迷阵，而是由于对文学的本质功能价值目的这些基本概念理解不同，打思维方法到思维材料全都风马牛不相及。这样的独创性极强的作品一产生

一出现,本身就带着它独有的审美特征,带着衡量它专用的艺术标准。就像一把锁带一把钥匙,相互不能借用。用衡量《你别无选择》的标准无法衡量《5·19长镜头》,用衡量《一兮三逝》的标准无法衡量《小鲍庄》,用衡量《黄泥小屋》的标准无法衡量《红高粱》,用衡量《商州初录》的标准无法衡量《铃的闪》衡量《北京人》衡量《山上的小屋》衡量《遍地风流》衡量《老棒子酒馆》衡量《黑颜色》衡量《老井》衡量《胎》。你想把这些作品摆个高低未免傻气还徒劳无益。换了锁就得换钥匙,你身上至多只有两把钥匙,一串也未必碰上一个正好。评论的职业真是愈来愈难干了。我们《文学自由谈》请一位新派评论家解释《归去来兮》,不久这位评论家来信带着一点懊丧说:“我解释不出来。”我听了,笑了,以为这才正常。在文学试验的时代,那种全知全能一通百通无所不包的评论已经谢世了。谁也不大可能拥有对各式各样作品各种各样文学现象的全部解释权。

这才是时代的进步,也是文学的进步。

判别作品再不用一把通用尺子,量高量低这高那低,靠什么?靠它们各自尺子所决定的各自的成败。过去是相互的高与低,现在是各自的成与败。文学试验的最大特征是淘汰率极大。这些勇敢的尝试者捧出的奇光异形之作,大部分是过眼烟云是过眼闪电是稍纵即逝的昙花。许许多多作品飞来时照透你的眸子,真有点惊世骇俗之势,转瞬却悄无声息没入空洞的长空。可是,完全没必要为此就急渴渴否定它们。该消失的消失,该留世的留世,都别急,急着判断,把话说绝。也许飞去的再飞回来,也许这个飞去跟来的却留住。大地上不可能完全是金子。一旦都是金子,人就会呼吸困难。在人间世上乃至历史上驻足的作品总是微乎其微。各种作品有各种价值。有的作品光用眼睛就行,有的作品硬叫人费脑筋不可。《你别无选择》对开拓文学试验的作用,可能大大超出它本身的艺术价值。可是它把门儿又推开十五度,于是又钻进来一大群活蹦乱跳的家伙和挤眉弄眼陌生的面孔来。

如此之多愈来愈多作家宁肯失败而被淘汰,还要一个个扎进这股文学大河涌进的洪流,绝不因为他们是傻瓜白痴狂徒冒险家异想天开的幻想者。而在于他们明确的当代意识,他们当代的生活观念与艺术观念。

生存价值的自觉,是当代人最清醒的意识。这种意识,不顺从传统文化心理中的“求同”(存异),而毫不含糊要靠“求异”(存同)强调出来。

那种“求同”的文化心理日久年深所造成的集体潜意识，遏制了我们民族的进取心、创造性和想象力。大概为此，《西游记》中孙悟空这个不安分的性格形象才富于长久不衰的魅力。它是我们被压抑民族的一个梦想。可是封闭的内心无法面对如今这个开放了的世界，当代人才极力摆脱这种心理重负。他们在生存价值的自醒中确认自己，在个性表现中强调自己的存在，在创造性的行为中获得自信。这便是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民族生发出的真正活力。这种弥足珍贵的当代人意识，在文学艺术中唤起一股势不可阻也无法阻止的独创的勇气和独创的渴望。

不承认别人不等于不尊重别人，强调自己不等于目中无人。人生活的最佳状态是自信，写作时的最佳状态是绝对自信。只要拿起笔，古今中外都不复存在，即令平时的尊崇者也丢到地球之外，只有伟大的现在和伟大的自己。从皮肉毛发到神采情致，都不带别人的音容腔调气味影子。愈相近的艺术样式互相愈有害，愈相远的艺术样式互相愈有益。相反才最好。平庸因袭平庸，独创刺激独创。艺术史绝对不给重复者仿造者留一锥之地，好比园林工剪去树枝只留树本。于是一年来我们忽然感到作家之间的距离加大了。顽石煎鱼电话烟壶书记暖房便秘沙眼棋王尼古拉尼古丁尼姑印泥激光老井优选法爱丽丝知青大返城公共汽车咏叹调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各有各的天地，自己主宰自己成全自己塑造自己。平面化的作家形象一个个变得立体，一排排躺着一个一个站起来。文学因此而成熟。你偏这么写，他偏那么写，我偏偏就是还是这么写不可。谁也难叫谁变。变了谁也认不出谁来。

于是——又是于是，文坛的声音嘈杂起来。寻根呀民俗乡土市井呀民族心态呀美文呀文化制约人类呀中国小说审美意象观呀商州文化楚文化葛川江文化呀。这些立论立说，带着新鲜带着缺憾带着发现带着冒失，没有圆滑精熟老谋深远留后步。化成作品后，高深粗浅雄厚稚嫩全有，怪诞芜杂艰涩造假时髦假洋货走火入魔者也在所难免。这都没有关系。因为它们都是试验。是试验品不是大路货就好。从总体和整体上看，我们的文学从来没有像现在涉及这些宽广的领域这些深层，很少这样从大背景（历史、民族、文化、哲学、人生）上拿东西而使作品富于如此深厚的内涵，或说作品的内涵给历史文化民族人生如此宽阔的覆盖；艺术不再因老腔老调老汤老药一样而使人在接受过程发生“感觉疲劳”；不但不再千人一面，

而是千人百面数百面。优秀作家之间向来是千人千面，一人一面。像科学发明那样，任何试验的成败比差都大得惊人，而成功者必定是在成群成批成帮成伙倒下的失败者中间伸出大小可爱的脑袋来。

这儿之所以不用探索这个词儿，特意使用试验这个词，因为探索意味着在旧的文学模式和规范中寻找出路，试验则是不承认任何模式规范的前提下自立天地。前者在确认中发展，后者在否定中创立。这是根本性观念性的变革。如果在整体上对这一变革的评价观念跟不上，遇到具体作品，或是无处下手无处下嘴，或是玄乎其玄神乎其神不过也在迷魂中罢了。解释成了当前评论最难的一关。作家是在生活中发现艺术，评论家是在作品中发现作家，作家用于个性发现，评论家则要发现这个性。作家别指望着所有评论家甚至所有优秀的评论家都能解释好自己的作品；评论家也别指望着把所有作品都能解释出来。每一部好作品，都能得到一篇评论真正深切的解释，文学就要进入童话境界了。这种深切的解释是一种了不起的发现，是评论真正的成功。反过来，没有与作家相类相近相通的生活艺术观念，干瞪眼什么也看不出来。

这状况是创作界对批评界最大的压力。压力乃是一种激发，创作界平静地等待批评界的反映。一旦批评界知音般理解创作家，进而参与干预刺激教训这些不甘寂寞不甘平庸的作家们，我们的文坛会比现在更热闹更振作更起劲更有更多的成功之作爆出。

自然，从事这样的文学试验只是一部分作家。依照执著这一观念作家的态度，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当代文学的代表和高峰。他们认为，文学没有你高我低，互相谁也不是谁的代表。正如“攀登世界文学高峰”是一句傻话。无论哪国作家也不知道这座世界高峰，现在或曾经在哪国境内。只要彻底区别开其他任何民族的文学，中国文学无需强挣硬挤，就已经走向世界。无论何时何地何人，最高价值的都是不可被替代的独立的存在。本文由此而始至此而终，意在求解对这两年文学新潮评价观念的内涵。如果有人认同这种解释，我将比吃到新鲜大虾加冰镇啤酒更快活。如果没人认同这种解释，我吃新鲜大虾加冰镇啤酒也照样快活。

一九八六年四月三日 北京

告别一九八六

吴 亮

现在，我正坐在书桌前搜寻着记忆里的每一角落，使那些淡淡的残痕再度复原为一个个具象——一九八六年已剩下了最后的几天，我不愿就这样一无所获地和它道别。我想从残雪女士开始回顾一九八六年。

残雪的《苍老的浮云》和《黄泥街》以骇人听闻的叙述向人们展示出一种心神不宁的离异，一种和整个世界的格格不入。在时下许多费解的小说之中，这两篇尤为引人注目。缺乏安全感，徒然地戒备着、忐忑着、惊恐万状地保护自己，总是神经过敏地防范那个随时可能入侵的外部世界。残雪提供了某种过敏的心理经验和描述这经验的罕见方式，她让我们有可能进入一个几乎失态得畸形的心灵，而这心灵恰恰是因为极度敏感对丑恶极具恐惧感的精神后果。这失态的畸形的天才心灵并非仅仅是夸大了现实和噩梦的丑陋因素，相反，它在重创出我们难以靠近的梦魇的时候，把我们带入一个内在的关于世界本相的境域，而这正好说明了一颗纯真的心如何被强逼着接受一个丑陋荒诞的境况与命运，并由此作出无力的反抗。

《葛川江的一个早晨》是李杭育长篇小说中的独立一章。我始终为李杭育笔下人物的执著和坦然无争感受到对人生真谛某种无意识的悟察。他所描写的农人总是不费力地接近了我们要花费大量时间阅读和徒然的思考才得以勉强接近的生活哲学，于是我就觉得在什么地方出现了疑问。合适的解答似乎是，我们通常被形形色色的力量和生活本身隔开了，以至要缩小或弥合两者的间隔，仍要靠一系列文明的手段，如理论认识和抽象观念等等。这样做的后果，常常是以某种对生活的深刻认识来代替直接生活，

其结局仍然是在生活之外。而李杭育为我们展示的各种顽梗、倔强、自由无拘和富于幽默气质敢于和命运进行恶作剧式的游戏以及自我谑弄的人们，则无需经过那种文明的灌输，他们直接在生活之中。他们的这种生活形态现在反过来成了李杭育思索和虚构的成果，成了现代文化里的一个带有反叛意味的新音响。

在告别一九八六年之际，我特别要提及的是马原的《虚构》。尽管事后我得悉那确是马原的一次“虚构”，但我仍然坚信马原的虚构过程本身却是确定无疑的一次“亲历”。马原在写作它时，便完成了这独一无二的经历，它是不可重复的。《虚构》让我开始思索这么一个问题：写作并不仅仅是记录一次已有的经验，或是记录想象中业已完成的假定经验，因为写作已构成了经验。在《虚构》里，马原去玛曲村，他的所见所闻，他的奇遇和冒险，他的感慨、惊怖和做爱，都是在写作中完成的事件。一切都和写作过程同时发生，同时了结。马原创造了一个关于马原、叙事人和行动者三位一体的现代神话。一个现代人在西藏的精神游历、想象和幻觉加上部分的体验，构成了马原小说的一个固定情节核。马原的小说，自《虚构》始增加了可读性，某种激动人心的原欲在其间骚动不宁，同时又饱渗着宗教的意味，这很像一股弥漫的气流在小说中回旋不息。

我读了《虚构》后感觉十分复杂。我朦朦胧胧地推想马原是在一种如临其境的逼真幻觉中重归玛曲村。他自己大概也闹不清这件事情是否是一场让人屏气让人喘息的梦。玛曲村的一切都那么陌生神秘：压抑、静穆、生命原欲的骚动、时间的凝固和作为唯一交流途径的男女交合以及人的畸形病貌背后痛楚的感觉，甚至这感觉都进入了麻木无语的状态。《虚构》吸引我的还有它鲜见的结构和独特的叙事角度。马原穿梭一般往返于叙事者和当事人之间，由此他也就在两个世界之间来来去去，一个是实在的世界，一个是可能的世界，而且他把两个世界的界限弄模糊了，使之糅合成一个语言整体。我并不在乎马原是否讲了一只他真的亲历过，可以证实他亲历过的冒险故事（而且真有点儿浪漫），但我知道这故事实实在在地存在于《虚构》之中，而不在《虚构》之外或之前，《虚构》的价值是属于心理意义的，凡是在人的精神内界里涌现的事物，都是真实的，它们是自己证明自己——《虚构》就这样把我们的视觉、经验和想象推到一个前

所未有的深度，说它超验也行。

另一位鲜为人知的青年作家孙甘露有篇小说题为《访问梦境》，标题是过分地雅致了一些。不过，这篇小说的出现却预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所谓“将日常生活经典化”，“把一切历史用语言来定格”的意图，大概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来读解孙甘露的小说——过分精致典雅的语言和离奇恍惚的情节。《访问梦境》是出手不凡的，它肯定不是作者唯一的一篇小说。我猜想孙甘露一定还有许多类似的作品被塞在抽屉底层。我不忘记，《访问梦境》曾牵引着我步入一个我本不可能靠近的世界，通过语言的签证，我确实步入了。那世界里充塞了大量年代不详的凝固物象，遍地是记忆的墓碑和历史的残片，混合着精妙的幻想。我顺着一条精致的语言铺成的曲径来到一个由精致的语言筑成的迷宫。到处是象征，闪闪烁烁，发出幽光；到处是屏障，奇诡突兀，提出警示；到处是暗喻，若现若隐，神秘莫测。我被带领着步入，怀着惊惧与好奇，观看和倾听经临我身旁的一切，它们一个接一个出现，又一个接一个消逝。我依次访问了剪子院和橙子林，盛尿液的陶罐、冷兵器纪念堂的凉席、失散者协会、丰收神和玩镜子的美男子如同幻影，全由文字符号唤来由文字符号树立。这是一个虚真的世界，仅仅仰赖文字符号的召魄力。在阅读的途中我已无力分出精力去辨析每个象征的确定内涵，窥探每个屏障背后的隐语，查明每个暗示的明晰用意——我只是凭着视觉和听觉来体验全新的陌生环境，愿意停留在语言的表层做一番恍若梦幻的游荡。我甚至怀疑有无必要和可能对《访问梦境》进行深层意蕴的破译，它的价值不在于可以引导我得到思想性的成果，而是让我中止于语言的虚拟陈述，在此领略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

于是，我的兴趣便转向了作者本人。首先，小说作者给我的印象是“退隐”的，他过着沉醉于书卷的生活。他深思多虑，拥有对书本语言的特殊感受。他过分地琢磨着文字符号达到迷信和崇拜的程度，深信那是一个异样的又和真实现实有关的世界。他反复思量，怀疑的目光从一种在我看来多少是虚幻和深沉的静观生活里偶尔向窗外瞭望，一边将心中所感所虑所思融入了铺在桌上的白纸，使它变成超越日常状态之上的存在。《访问梦境》是始于符号复又终于符号的，小说用卡塔菲卢斯的一段话作它的题记是十分恰切的，我把它当做解读这篇小说的主要钥匙。

曾经像明星般耀眼的刘索拉仿佛已经相距遥远了——一年多以前引起的轰动持续了一年之久，但是在如今这个缺乏耐性和恒心的时代，任何短暂的成就也足以告慰人心了。因此我想还是得提一提刘索拉的《寻找歌王》。在我印象中，《寻找歌王》虽然不一定是刘索拉小说中最好的（但也难说《你别无选择》最好），然而却是最独特的。

《寻找歌王》有一种急急草就的痕迹，线索显得纷乱，可是从头至尾一直跳动着难以平静的血脉。它并不像《你别无选择》那样还能对周围的人与事多少保持客观的冷静的观察。《寻找歌王》是非观察的，也是非群像的。它是主观心灵的直接抒发，它更接近刘索拉的本行——音乐。甚至在叙述上，那种双线的，时有升降的结构，也给人一种类似乐谱的感觉。《寻找歌王》这一题目过于哲学化，容易让人顺着它想到一些相关的抽象命题。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篇小说是纯粹的放任之作，它急渴地体现了一种心境：内心的理解和现实发生了令人不安的冲突，里面多少含有崇拜偶像的隐秘心理，也许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篇小说里，“歌王”成了既不可望更不可即的新神。权威拜物教变成了歌星拜物教，一种现代异教徒的狂热在那里躁动。主人公追求着心中的彼岸，至于有关歌王却不以为意。也可能，这是将俗世圣洁化，将凡人神化的精神自慰。不少人满身尘土到处漫游，抱着一丝寻找的希望，可是最终不免是一片虚空，唯有漫游本身才暗示了他们的真实处境。他们既嘲弄传统，也嘲弄时髦；他们穿着土布裤和小坎肩不是倾心于乡土服饰，而是一种反时髦的最新时髦。“寻找歌王”无非是一句遁词，骨子里它试图调侃一切：市民哲学、庸俗、严肃的人、音乐、程式、礼仪、生活常规、批评家和老板等等，当然它也调侃了自己。《寻找歌王》的叙述口气是漫不经意的，插科打诨随时随地不费气力地冒出来，活脱脱地表现了一种既养尊处优又恃才傲物的情态。就《寻找歌王》提供的心理线索来看，它的作者是很会活，又是活得不安分、不耐烦的。自我表现和自找麻烦构成了它的内驱力，这恐怕正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的内心写照。

说到注重内心生活的小说，我就想起了赵玫的《河东寨》和《流星》。相较之下，《河东寨》更富虚拟性，它是一种内心生活的客体化移植，在